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七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七

明　楊士竒等　撰

災祥

宋孝宗淳熙四年吏部侍郎周必大上奏曰臣竊見陰雨已踰兩旬甚妨收刈陛下焦心勞思徳音屢下决遣囚繫蠲免房緡申詔有司精加祈禱而雨意未止愈勤宸念臣職在論思恨無愚者之慮少禆萬一輙以三事

冐昧陳獻伏聞太祖朝以久雨謂左右曰後宫止三百餘人當更放數十人令禁中給使雖少不知可用太祖故事否此一事也近歲員多闕少到堂及到部官發洩艱滯不知可詔三省及吏部刷具人數隨宜措置撥遣否此二事也陛下裕民之心甚切而州縣奉行多有不至聞浙中諸郡見催積欠頗急不知可降指揮少寬期限否其餘更有寛恤事件望令三省及户部日下條具取旨施行此三事也臣誠迂陋然懐不自已親書奏聞

或有可採乞賜裁擇庶幾人心懽悅指期晴霽
八年朱熹上奏曰臣竊惟皇帝陛下臨御以來夙興夜
寐畏天恤民誠敬寬仁格于上下宜其天心克享民物
阜安而二十年之間水旱盜賊畧無寧歲邇者垂象差
忒識者寒心饑饉連年民多流殍陛下側席興歎進賢
退奸分命朝臣振廩出粟凡所以奉承天意慰悅人心
者無所不至又宜若可以少回災沴召致和平矣而間
者冬氣太温雷電震激嗣歲之計尚有可憂臣誠愚昧

有不識其所以然者嘗竊推迹前事以深求之意者德
之崇者有未至於天與業之廣者有未及於地與政之
大者有未舉而其小者無所繫與刑之遠者或不當而
其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或有未用而小人或有未去與
大臣或失其職而賤者或竊其柄與直諒之言罕聞而
諂諛者衆與德義之風未著而汙賤者騁與貨賂或上
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
必有是數者然後足以召災而致異今以陛下之明聖
則豈有是哉然而天心未豫邦本動揺宸慮雖深旱氣
未究是則必有説矣臣竊不自量敢冒萬死伏願陛下
聽斷之餘虛心靜慮試以前數條者反之於身驗之於
事而深自省焉則淵默之中無微不照而凡此得失之
端孰有孰無孰存孰改皆無所遁其情矣若猶以為未
也則願濬發德音布告中外反躬引咎以圖自新內自
臣工外及甿庶有能開寤聖心指陳闕政者無問疎賤
使咸得以自通然後差擇近臣之通明正直者一二人

使各引其所知有識敢言之士三數人寓直殿門凡四
方之言有來上者悉令省閱舉其盡忠不隱者日以聞
于聰聽則夫天人之際譴告所繇將有粲然畢陳於前
者然後兼總條貫稱制臨決畫為科品以次施行使一
日之間雲消霧散堯天舜日廓然清明則上帝鬼神收
還威怒羣黎百姓無不蒙休矣臣以孤遠受恩過深圖
報無階抵冒至此惟陛下寛其斧鑕留神財幸
熹提舉浙東常平茶鹽公事乞修德政以弭天變狀曰

畏我或者曰彼不敢圖使果畏我而不敢圖乎道塗相傳繕汴京之城池開海州之漕渠又於河南北簽民兵增驛騎製馬櫪籍井泉又收彼之海舟入彼之內地葺而新之其意甚祕其禁甚嚴而吾之間諜不得以入此何為者耶今夫千金之家有巨盜焉日夜摩厲以圖行刼而奪之貨為千金之子者方且外户不閉般樂飲酒處之以坦然夫有其備而樂之以坦然可也無其備而處之以坦然可乎而說者以為畏我且不敢圖我也臣

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一也或以謂彼主北歸可以為中國之賀臣以為中國之憂正在此也何也昔者金人之南侵也空國而盡銳於一舉不知夫他人乘其虛而奪之國令度彼之北歸蓋創於昔者之空國而南侵也是彼將欲南之必固北之北之者何或者以身填撫其巢而以其雛與婿經營其南也而説者以謂可以為中國賀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二也臣竊聞論者或謂緩急淮不可守則棄淮而守江是不然有淮

所以有江也淮苟無矣安得而有江哉吾果棄淮予敵以兵居之居之而不去近則通泰之鹽利為彼所據將無以給吾之財用遠則吳蜀之形勢為彼所裂將無以通吾之脉絡葢昔者吳與魏力爭而得合肥然後吳始安李煜失滁揚二州自此南唐始蹙今曰棄淮而保江既無淮矣江可得而保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三也陛下近日之舉亦可觀矣如曰舉邊帥如曰舉都統其說是也其意未也何也今淮之東西凡十五郡

所謂守帥不知陛下將使宰相擇之乎抑將使樞廷擇之乎使宰相擇之宰相未必為樞廷慮也使樞廷擇之則除授不自己出也一則不為之慮一則不自己出緩急敗事則皆曰非我也陛下將責之誰乎至於都統則令侍從勿以見任而必曰未顯者是求他日之將才而非求今日之將才也舉者得以塞今日之責受舉者得以逃今日之責是上下相與為媮而已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四也且南北各有長技若騎若射北之

長技也若舟若步南之長技也今爲北之計者尚收其海舟而繕治之至於南之海舟則不聞繕治焉或曰吾舟素具也或曰吾之舟雖未具而憚於擾也自紹興辛巳南北之戰今幾年矣當時山東之功采石之功不以騎也不以射也不以步也舟焉而已當時之舟勝則勝矣今幾年矣素具之舟其可復用乎且夫斯民一日之擾與社稷百世之安危孰輕孰重也易曰除戎器戒不虞聖人豈不知其擾哉夫固有大於擾者也而曰素具

又曰憚於擾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五也大抵天下之事有緩急當周公相成王之時其急在於懲荊舒當宣王中興之時其急在於伐玁狁當今之時陛下以為何等時耶金人日逼疆埸日憂而未聞防金人者何策保疆埸者何道但聞某日修某禮文也某日進某書史也是以鄉飲理軍以干羽解圍也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六也臣聞古者人君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令也國家之事敵情不測如此而君臣上下處

之如太平無事之時是人不能悟之矣故上天見異相傳異時熒惑犯南斗逼日鎮星犯端門熒惑守羽林臣書生不曉天文未敢以為必然也至於王春正月日青無光若有兩日相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不信也至於春日載陽和氣播物復有雨雪殺物者茲不曰大異乎然天猶恐陛下又不信也迺五月庚寅又有戊夜地震者茲又不曰大異乎且夫天變在遠臣子不敢奏也不信可也地震在外州郡不敢聞也不信可

也令也天變頻仍地震輦轂陛下豈得不信乎信之矣豈得不懼乎臣聞匡衡云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晻曷謂陽曰君也德也中國也君子也曷謂陰曰臣也兵刑也四裔也女謁近習也令也日而無光春而雪寒地而動搖其為陰之咎徵也昭昭矣而君臣不聞警懼朝廷不聞咨訪人不能悟之則天地能悟之臣不知陛下於此悟乎否乎臣謹按國史本朝宣和五年十月京師地震未幾有尼雅滿寇汴京之役紹興三年八月行在

所地震未幾有金人寇淮甸之役宣和遇烖而恬不知懼我是以有靖康之禍光堯知變而詔求直言我是以有韓世忠劉光世之捷此近事之驗也不必遠稽之上古也今或者謂天變不足畏地震不足畏陛下胡不引宣和紹興之事而觀之乎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七也自頻年以來兩浙最近則先旱江淮則又旱湖廣則又旱一方有旱則民之流徙者相續道殣者相枕常平之積名存而實亡入粟之令上行而下不應静而

無事尚未知所以振之救之動而有事將何仰以為資耶昔者漢之伐匈奴必實塞下之粟伐先零必糴湟中之粟令也倉廩府庫非徒無餘也且不足也而或者以為無足慮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八也古者足國裕民惟食與貨所謂貨者今之錢幣是也今之所謂錢者富商巨賈近習閹宦權貴將相皆盈室以藏之列屋以居之積而不洩滯而不流至於百姓三軍之用則惟破楮券爾一旦緩急破楮券可用乎當是之時萬一

如唐涇原之師因怒糲食蹴而覆之出不遜語遂起朱泚之亂可不為寒心哉臣之大憂實在於此而或者曰楮券可以富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九也臣聞善為備者備兵不若備糧備糧不若備人古者立國必有可畏非畏其國也畏其人也故苻堅欲圖晉而王猛以為不可謂謝安桓沖江左之望是存晉者二人而已矣異時名相如趙鼎張浚名將如岳飛韓世忠此金人所憚也近時劉珙可用則蚤死張栻可用則沮死萬

一有緩急不知可以督諸軍者何人可以當一面者何人而金人之所素憚者又何人耶而或者謂今日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聞之記曰苟有車必見其式苟有言必聞其聲今曰有其人而未聞某人如古之名將某人如古之名相是有車而無式有言而無聲也且夫用而後見非臨之以大安危試之以大勝負則莫見其用也平居無以知其人之能否必待大安危大勝負而後見焉見其成事幸矣萬一見其敗事

悔何及耶昔者謝玄之北禦苻堅而郗超知其必勝桓温之西伐李勢而劉惔知其必克蓋玄於履屐之間無不當其任温於蒱博不必得則不為二子於平居無事之日蓋必有以察其小而後信其大也豈必待用而後見也哉而今之說者曰文武之才皆有其人人之有才用而後見臣所謂言無事於有事之時者十也顧陛下超然遠覽昭然遠悟勿矜聖徳之崇高而增其所未能勿恃中國之生聚而嚴其所未備勿以天地之變異為

適然而法宣王之懼裁勿以臣下之苦言為逆耳而體
太宗之導諫勿以女謁近習之害政為細故而監漢唐
季世致亂之由勿以今日仇讎之包藏為無他而懲宣
政晚年受禍之酷責大臣以通知邊事軍務如富弼之
請勿以東西二府異其心委大臣以薦進謀臣良將如
蕭何所奇勿以文武兩途而殊其轍勿使賂宦者而得
旄節如唐大歷之弊勿使貨近幸而得招討如梁段凝
之敗以重蜀之心而重荆襄使東西形勢之相接以保

江之心而保兩淮使表裏脣齒之相依勿以海道為無虞勿以大江為可恃增屯聚糧治艦扼險君臣之所咨訪朝夕之所講求姑置不急之務專精備敵之策平居無事常若敵至庶幾上可消於天變下不墮於戎心詩云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户若曰陰雨既至而後徹桑土則伊尹周公孫武穰苴亦不能為矣雖然天下之事有本根有枝葉如臣前之所陳者皆枝葉而已所謂本根臣請誦之臣嘗讀三國志見杜恕上疏於

魏明帝臣以為深有當於人心者如曰陛下憂勞萬機或親燈火而庶事不康又曰令朝臣不自以為不能以陛下為不任也不自以為不知以陛下為不問也又曰每有軍事詔書常曰誰當憂此者耶吾當自憂爾又曰知其不盡力也而代之憂其職知其不能也而教之治其事恕之意蓋謂人主不可以自用而人臣之不忠者幸於人主之自用人臣不可以不任責而人臣之無能者患於己之任責細故小物而人主自用人臣不任責

若未害也至於軍事而猶曰誰當憂此吾當自憂今日
之事將無類此臣聞之易曰乾爲君乾之道何道也代
有終者坤也行水火山澤雷風之用者六子也乾何爲
哉君道亦然故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自堯舜至於文武罔不行此道自六經至於語孟罔不
講此言惟漢之晁錯以爲不然爾其說曰人主不可以
不知術數夫以孝景恭儉之資去成康不能以寸然德
減於孝文變生於七國錯實誤之也陛下之聖舍己如

舜從諫如湯毋我如孔子無可無不可如漢高帝而太平未致中興未開敵國冦讎若未有以備之者得無有如晁錯者惑聖聽而誤聖心者乎傳曰木水有本源陛下聖學高明惟思其所以本源者臣昧死上愚言惟陛下裁擇

萬里又因旱上疏曰臣伏覩三省同奉聖旨政事不修旱暵為虐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無有所隱臣仰惟聖主在上德政溥博

和氣昭格頻年告豐乃五月以來上天不雨聖心焦然不遑朝夕親御法駕禱于羣望至惻怛也而亢陽爲虐時雨未應誕布明詔疇咨在廷臣職在宰掾列在卿監無以報國惟有盡言然臣久不聞聖世求言之詔而驟當聖主下詢之勤竊喜憂民之意足以轉災而爲祥又竊歎求言之詔無乃似遲而猶隘也旱及兩月然後求言不曰遲乎上自侍從下止館職不曰隘乎臣請爲陛下歷言致旱之由然後精講備旱之策臣聞天地之氣

與人之氣貫通而為一者也是氣也常通而不隔則為豐穰為治安一有隔而不通則為水旱為危亂今歲之所以旱者何也是必有隔而不通者也易曰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記曰天氣下降地氣上騰皆言天地之氣相為升降然後相為貫通也今也陽亢於上而不下濟陰伏於下而不上行是必有戾氣隔於其間也然則孰為戾氣斯民歎息之聲此至微也而足以聞于皇天斯民愁恨之念此至隱也而足以達于上帝此

戾氣之所從生而天地之氣所從隔也愛民如陛下憂民如陛下而安得愁恨歎息之事哉蓋上澤不下流下情不上通而已矣何謂上澤之不下流上有薄賦斂之君而民不被其深仁此臣所謂上澤之不下流也何謂下情之不上通陛下之耳目內寄之於臺諫而臺諫之情有所不盡達外寄之於監司而監司之情有所不盡聞此臣所謂下情之不上通也臣請先言民不受實惠之說陛下之於民田租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酒稅之

課所蠲者不知其幾茶鹽之課所蠲者不知其幾可謂上有薄賦斂之君矣然民之不受其實惠者何也下之人有以隔之也陛下蠲之版曹督之監司督之州縣督之則是蠲之者言也督之者意也蠲之者名也督之者實也言不掩意實不蓋名是罔民也或曰此經常之費也不可得而蠲也若曰經常之費不可得而蠲乎真宗之世嘗因蠲民之賦而出内藏之錢以賜三司以代所蠲矣大臣何不舉此故事以聞於陛下也或曰人主愛

民人臣愛官故謂之者未幾而督之者愈峻也且陛下之愛民令之則必行禁之則必止人臣安得以愛官之故而隅陛下及民之惠也或曰沈復之為秀州蓋嘗以獻羨餘而進自此而得樞密矣錢良臣之為總領蓋嘗以巧聚斂而進自此而至參政矣上之人設大官以誘之故下之聚斂者奔而趨之臣竊以為不然陛下之用二臣或以其寸長或以其一能也豈以其獻羨餘巧聚斂而用之哉雖然詩不云乎人之多言亦可畏也顧陛

下謹其用人之端而勿啓其受官之源庶乎斯民蒙陛下之實惠也臣故曰上有薄賦斂之君而下不受其實惠者此也臣請次言民不被深仁之説陛下邇者御殿慮囚多從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京畿輔郡罔不末減非不欽恤又推之於天下郡縣罔不欽恤可謂上有省刑罰之君矣然民之不被其深仁者何也或曰京畿縣令之獄非有訟也邏者興之也左帑監官之獄亦非有訟也邏者興之也淮商鄭霧之獄亦非有訟也中人

興之也且夫京畿縣令之罪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左
帑監臨之官信有罪矣恕之不可也然下無吏民之訟
上無官長之劾而邏者興之則不可也天下之事惟公
可以服人惟正可以治人所謂邏者豈盡公正乎哉周
之監謗秦之偶語其端甚微其禍甚大皆此曹為之也
宜其人之不服也至於鄭雱之獄其有罪無罪臣不得
而知也但聞其發於中人鄧境之請人已不服矣幸而
陛下付之於淮西之監司方有鞫者鞫之果以無罪告

陛下赫然震怒貶鄧境之秩此齊威王烹左右者之舉也人已大服矣今又有貴戚近習曰鄭興裔者為淮西之帥再欲實鄭雱之罪以快中人之憤以結中人之援詔下再鞫中外凜凜也邇日復聞鄭雱者詣登聞而乞付廷尉矣此葢恃陛下之明而自歸於君父然令之所謂廷尉者其如張釋之乎其如徐有功乎其能不諂附中人而昭洗無罪乎中外凜凜也漢黨錮之獄唐甘露之禍皆此曹為之也可不杜其漸乎臣故曰上有省刑

罰之君而下不被其深仁者此也臣請復言臺諫之情有不盡達之說臣竊見臺臣蔣繼周言及軍中鞭死二婦之事其一軍婦也其一民婦也既而又聞繼周以言事失實求罷所職使其果以軍婦為民婦是失實也然臺諫言事許以風聞此祖宗之法所以防姦雄隱伏不測之變也既曰風聞則豈能事事盡實也哉今也以言一事失實而遽罷臺職萬一他日有意外不測之姦欲言則無其迹不言則養其患而臺諫之臣懲於失實之

罪是豈可不為寒心哉且言一軍婦而失實其罪微矣未至於罷職也罪不至於罷職而遽罷之中外相顧或曰繼周以觸天威而罷也或曰繼周以言近習而罷也或曰繼周以擊權貴而罷也是三說者初無是事也而天下不可以戶曉也無是事而有是說皆非所以章陛下之聖德而適以損聖德非所以重天朝之國體而適以傷國體陛下受其名繼周受其榮也繼周受其榮亦繼周受其屈也陛下豈得而知之乎臣故曰臺臣為陛

下之耳目而臺臣之情有不盡達者此也臣請復言監司之情有不盡聞之說臣竊見浙東監司朱熹以言台州守臣唐仲友而畀祠禄至今六年朝廷藐然不省亦廢然不用天下屈之或曰熹之經學上祖孔孟下師程顥程頤舉而用之必有可觀臣未論也或曰熹之才器大用之則應變小用之則撥煩置之散地深有可惜臣亦未論也臣獨怪熹以監司而劾郡守郡守廢而不用監司亦廢而不用以郡守爲是乎猶當伸監司以養其

直也不當廢監司也以監司爲是乎則當廢郡守矣今也熹與仲友兩廢而兩不用臣不知此爲賞耶爲罰耶使仲友而無罪仲友何不請詣廷尉以辨之使熹而舉按之不實朝廷何不聲熹之罪以罰之何直爲此憒憒也況於細民之寃而求白乎臣故曰監司爲陛下之耳目而監司之情有不盡聞者此也由前之二說而推之則上澤之不下流者非一端由後之二說而推之則下情之不上通者非一事亦姑舉臣之所知者而已抑又

有可言者臣聞能節用而後能愛人能不傷財而後能不害民故韓昭侯愛一敝袴以待有功非愛弊袴也一絲一縷皆自寒女出也小民絲粟十百之逋官捕而笞之繫之鞭血流地陛下不得而見也號呼徹天陛下不得而聞也然則財之在官者豈可妄用哉如往歲之雪寒如邇日之火災陛下皆發帑廩以賜軍民誰不悦服者至於史浩之賜金至以千計焉夏侯恪之賜錢以買宅至以萬計焉塗之人皆曰此民之膏血也是二人者

何功而得此也弱者嫉焉強者憤焉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臣聞聖人擇狂夫之言且狂夫者喪心無知之人也其言果何足取而聖人擇焉者將以來天下之嘉言也側聞講筵讀貞觀政要至於太宗之導諫而悅從陛下慕焉讀陸贄奏議至於德宗恥屈於正論陛下譏焉人誰不恃陛下之好諫而爭為狂言者然自近年以來如賈偉以妄言兵將而貶自此外之小臣相戒而不敢言事矣許知新以妄引指揮而黜自此内之羣臣相戒

而不敢言事矣是二事者必不出於陛下之意也而中
外大惑也此亦召戾氣之一端也雖然臣前所言者皆
非其大者也臣聞洪範之五事其一曰貌曰恭又曰恭
作肅又曰肅時雨若葢恭肅者謙而不自盈卑而不自
高之謂也即易之天道下濟記之天氣下降之理也是
以為時雨之證故堯之聖不過於允恭舜之聖不過於
溫恭商之中宗享國五十九年而猶嚴恭以自度衛之
武公享壽百年而猶作抑之詩以自儆皆肅時雨若之

理也陛下有睿聖不世之資無聲色盤游之過而又春秋寖高享國愈久閱天下之義理愈多威德外洽而無疆埸之虞政教内修而有屢豐之應是以大臣仰其清光而莫望敢於將順而不敢於正救臺諫知其無過之可指事於悟言而無事於拂辭是陛下有堯舜舍已從人之聖而羣臣無禹臯予違汝弼之忠臣恐陛下忽心之易生而驕心之易至也何以望肅時雨若之速應哉今日之旱天意或者以是儆陛下之心而進陛下之德

乎成湯遇旱而禱不在於以身為犧而在於六事自責之一語宣王遇旱而懼不在於靡神不舉而在於側身修行之一事臣之此言聞者以為甚迂而知之者以為甚大也惟陛下毋忽惟陛下毋忽至於備旱之急務則臣復有四説焉曰寬州縣曰核積藏曰信勸分之賞曰賞捄荒之官所謂寬州縣者非寬州縣也所以寬吾民也朝廷近時有拘催之官者是代版曹而行督責之政也此已失朝廷之體矣古者錢穀之問不至廟堂而陳

乎亦曰陛下問錢穀當責治粟内史盖古之治粟内史即令之版曹也版曹有司也有司峻急則朝廷或解而寛之朝廷所以統有司也有司急矣朝廷復自急焉何以解有司之急哉是上下俱行急政也民何堪焉況當旱歲而督逋益急州縣將何出哉出於旱荒之民而已臣謂版曹逋欠之多如湖秀之類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拘催所逋欠之數皆有名無實無可催理之物亦因此大旱而蠲之以非常之恩可乎所謂核

積藏者常平之粟是也今天下常平之粟不許他用其法至重也然有至重之法而無不用之實何也州縣窮空軍人待哺不幸而省倉無粟則不得不支常平之粟矣故常平之粟往往徒有其數耳令核之者核其盈虛多寡而朝廷預為來歲救荒之弊不至於臨時而無所錯手足也所謂信勸分之賞者朝廷非無賞格也常患於不信而已如淳熙十一年吉州之旱守臣趙師羿設賞以募富民有鍾其姓者出粟萬石以輸之官州聞之

朝廷至今無一級之爵令江西又告旱矣來歲富民之粟肯從官司之勸分乎此可慮也所謂賞𣏌荒之官者如乾道江西之旱賞小官者四人如淳熙浙西之旱併賞常平使者擢而登朝之類是也是四説者陛下皆嘗行之矣而臣重及之者所以望陛下之力行也雖然備旱之四説抑末矣請修其本臣一介小臣蒙陛下不鄙夷其愚陋而垂清問焉臣空臆盡言不知忌諱席稾私室以待天誅

校書郎兼國史院編修官羅點以天旱應詔上言曰今時姦諛日甚議論凡陋無所可否則曰得體與世浮沈則曰有量衆皆默已獨言則曰沽名衆皆濁已獨清則曰立異此風不革陛下雖欲大有為於天下未見其可也自旱暵為虐陛下禱羣祠赦有罪曾不足以感動及朝求讜言夕得甘雨天心所示昭然不誣獨不知陛下之求言果欲用之否乎如欲用之則願以所上封事反覆詳熟當者審而後行疑者咨而後決如此則治象日

著而亂萌自消矣

孝宗時虞允文奏西蜀草木之妖措置水旱盜賊之備疏曰臣竊惟陛下四聰之聽無遠不達四方之憂雖微不置戚德昭升至誠黙感固足以易妖而為祥革咎而致休矣豈獨全蜀之幸天下之幸矣臣照得今年二月間成都府旁近一帶有李實如菜瓜者桃實如豆莢者杏株發葉如紫莧者棗株折花如牡丹狀者皆木之孽也或以為應在盜賊及大水葢未幾而邛蜀盜作延及

旁郡比來嘉眉瀘敘果有水菑事既小應而亟定但春中彭漢懷安三郡雨雹異常禾稼有傷雖即已依條檢放而今日之所當急者諸郡倉庾多虛未有備菑之儲臣先日具奏乞制置司度牒已分給彭漢石泉等州比又奏乞成都府路經總制司年額外餘剩錢欲於邛蜀等州並行措置和糴又下諸郡以常平司錢隨多寡之數糴義倉米以為一旦水旱不可猝辦之用而夏中積雨成都路往往漂壞隄堰臣之寸心日夜不勝皇皇今

仰憑陛下格天之徳雨暘順序秋田當大熟儲積之計可遂而蜀憂寛矣其次當畧修兵備日者臣與晁公武共議輙差一提舉官鄧安國前去成都府拘收本路係將不係人再行揀汰團結隊伍依大軍格法教習武藝臣亦已應副衣甲之類使聲勢稍張則盜賊自息人心亦安也自古天菑流行治世有所不免而盜賊之禍不作於有備之國臣之愚慮所以急急於此至於積逋虛額之害明知不可徼取而存之於案籍適所以長吏奸

者亦已令總領所逐一開具令別劄繳進乞自睿斷施行所有苛目之當損宿弊之當去凡為民蠹者見不住講求須先經理餘財使有實効乃敢議及寬減以副陛下軫念遠方之意若守令不虔棄法害民如邛州首亂之地臣已即按劾亦已蒙聖斷施行繼令有貪惡不悛之吏臣敢不仰遵睿訓次第以聞伏乞睿照

知長沙王師愈上奏曰臣聞天人之際本無二致究觀人事則天意可卜辛巳之冬金人敗盟大舉入寇自謂

談笑可以渡江未幾而天怒人怨變生肘腋竟自斃隕明年陛下誕膺景命嗣有丕圖因知辛巳之役天所以眷顧陛下光啓中興延我宋萬世無疆之休益昭昭矣而臣竊有疑者伏自陛下即位以來災異之作無歲無之始則飛蝗蔽天災見於昆蟲可謂微矣次則敵人復敗盟淮上流血災生於夷狄亦云遠矣既而連年輔郡大水大火旱暵疾疫死徙者不知其幾其為災異也駸駸乎大且近矣又其甚者雷震於郊祀之旦禍及於骨

內之親益可懼矣竊惟陛下修己任德未嘗少懈何上
天眷顧於前而災異洊臻於後或者以謂應天之實恐
有所未盡善耳不然何為而若是也昔商高宗因升鼎
之雉周宣王遭旱魃之虐皆能側身修省為商周中興
之賢君以是知災異者乃天心仁愛人君之深亦人君
恐懼致福之本也陛下天縱聰明遠過高宗宣王誠能
鑒其弭災之由盡其應天之實則商周中興之功不患
難致也

謹按上奏曰臣觀董仲舒告漢武帝曰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又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廼先出災害以譴告之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是知天人之際甚可畏災異之變良不虛發自昔帝王未嘗無災異惟能恐懼則災變自弭轉禍爲福未聞安於驕敖之適然而不思所以應天者也仰惟陛下嚴恭寅畏將謹天戒二十六年之間兢業之誠有同一日人君恐不勤儉

陛下宵衣旰食菲飲惡衣勤儉根於天性人君患不慈
恕陛下勤恤民隱謙恭接下慈恕本於至誠宫室苑囿
無所增崇狗馬珍奇無所玩好游心典籍探賾道原凡
君德之所宜有者陛下兼而全之矣每遇災眚側身修
行惟恐不至陛下畏天之誠真得聖人之用心矣竊見
五月以來恒暘為沴田苗就槁川澤多枯旱暵之災所
及滋廣既踰秋序膏澤尚屯實惠屢施禱祠幾徧而旱
[illegible]結乎未盡除雲油然而復收雨將降而輙止陛下

使勞苦之百姓嗷嗷於下羣臣左右相顧駭愕莫知所
[illegible]哉云諸郡間亦得雨而畿甸之內獨爾愆
[illegible]大足以見天心愛君之仁正陛下恐懼修省之日
也[illegible]然全盡無有闕遺陛下亦安可以是自喜也
[illegible]也政之不節使人之疾苞苴之行讒夫之昌
女謁之盛宮室之營宜將所無有也而桑林之禱必舉
其六事以自責蓋聖人畏天之深為民之切躬自貶損
[illegible]出於此心之誠非有所勉強不得已而然也

況夫庶事之間容有未正上澤壅格而不得下究下情抑鬱而不能上通天意人心不甚相遠以人求天上下不交則為否矣變異之見非為此乎頃者都城喧傳謂陛下内出詔音求言自輔人人踴躍莫不思奮側聽旬日始命都省降吉言事而責躬之詔尚遲回而未下陛下豈以是為虛文而所以應天者不在此耶如近日避殿減膳徹樂奏告天地宗廟社稷臣知陛下將次第而舉行之矣臣竊惟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丕烈懿範

未易殫敘求其所以致治之盛莫若盡敬天之誠信史昭垂爛然可覩慶歷四年旱謂輔臣曰方歲旱而飛蝗滋甚百姓何罪默禱上帝願移災於朕躬七年以久不雨避殿減膳下詔責躬求直言戒勵百官罷免輔臣以答天戒仁祖敬天為民如此其切何災不弭何福不臻太平之盛冠古莫及良有以也臣願陛下遠監成湯近法仁祖謹思天變駿發德音布宣罪已之辭益廣直言之路陛下所以應天者至矣盡矣為陛下之臣而不能

輔宣主德實惠生民所以傷和氣而致乖異者宜如何自處也然後嚴敕大臣執政侍從以下及州縣之吏更相警懼思所以致旱之由為所以恤災之備封章來上虚心聽納庻幾下情盡達精意感通上天降康災沴銷釋天下幸甚臣充賦館職恩許言事既得面對拳拳愛君憂國之誠不能自已敢無一言先以開廣陛下之心所有政事闕失及當今急務續具條奏臣冒犯天威罪當萬死

時集英殿修撰帥福建趙汝愚以地震乞降詔求言疏曰臣不量鄙陋輒有區區螻蟻之誠冒瀆天聽臣所治福州五月初九日丑時地震臣自夢中驚覺悸懼不知所以但覺所卧牀榻動蕩如船在波浪中窗户棟榱互相摩戛皆雜然有聲如是良久方定臣詢問此方父老皆言前此所未嘗有臣實憂懼因詢問得往來士大夫竊聞江浙閩廣數路皆然而本路漳州獨甚時動止經涉五日方定民居官舍頗多摧陷一時居民亦有被壓

而致死者臣已行下本州委自知通多方賑救外臣竊惟坤厚載物本以安靜為義今耳目所接綿亘數千里同時俱震此其為變異非小臣不敢遠引諸儒之說繁象寢嚴姑以目前歷事論之今彊敵在外民力困窮盜賊滋多士卒貪悖有志之士無不深憂雖陛下盛德在躬動天以實然於政事之間委任之際亦豈無可議者臣嘗讀國朝會要伏見祥符熙寧及太上皇帝紹興中皆嘗以地震下詔許庶臣言事蓋非徇獨見之明者不

衆人之智方此昇平浸熾尤宜引伸責躬庶己從

若聖意勿欲發皇斷言其故則乞遵用祖宗故事

以手詔詔問大臣開天章閣命輔臣條畫或御邇

召侍從臺諫條對或令中書門下頒告在廷之臣

各言闕失或密札賜侍從近臣詢問機事所冀盡意

集羣策以通務捷而用安靖轉禍而為福

又蒙寄某出傳舍疏曰臣聞之知星者曰自今歲

有客星出傳舍守之既三月矣臣謹按晉書天文

志傳舍九星在華蓋之上近河賓客之館主邊人入中
國客星守之備姦使亦曰敵兵起臣竊惟華蓋之上有
傳舍又曰賓客之館若以人事參之即令掖門之外閤
門客省是其處也臣聞閤門中有用事者陛下委之招
接北來人士蹤跡甚秘其間真偽相雜固不可盡知然
竊聞之道路之言或謂亦有姦細之人反用之為間而
其人莫之寤者臣始疑之不以為信後徐以事考之然
亦有可信者蓋西北豪傑之士其資性與南方不同彼

忠純者極其忠純其狡詐者亦極其狡詐恐非常識淺近所能窺測故雖墮其計中而未必籍也臣又聞陛下委以將帥之權付之帷幄之任奇謀秘畫世莫得聞然而不見其形當視其影使陛下用之其人能為陛下選擇將帥訓齊士卒備中國儼然有不拔之勢顧雖未能勒銘燕然掃清塞北有識之士固自知其可任今數年以來將帥屢易視所居官有同客寄經營措畫惟恐或[illegible]下以公選真才實能之士皆屈沉於

下無以自見士卒嗟怨盈於道路此非陛下撫之不勤蓋為之主帥者無以素服其心故爾然則緩急之際豈不深悞陛下委令之寄哉今者不幸災異屢見人情動揺誠恐一旦狂狡外興姦宄内應蕭牆之事可為深憂臣又伏思上天垂象端不虛發令昭然示戒獨出於傳舍客館之間若明告陛下於其處者蓋是天心仁愛陛下誠欲陛下聖心覺寤庶幾改為猶銷鑠於未然也不然則楚莊王何以無災而致懼耶臣世受國恩義同休

戚惟望朝廷所行皆善政所用皆忠臣益決不敢肆為讒毀以陷害忠良亦非敢賣直要名爭權取寵實以事關廟社理切安危故敢採諸輿議瀝陳愚款惟陛下鑒察

袁說友應詔上言曰臣今月九日恭承明詔以雷震非時淫雨為災陛下責己求言命臺諫侍從各以朕躬過失朝政闕違條疏以聞俾之無有所隱臣仰見陛下祗畏奉天恐懼修省思欲培厚聖德講行仁政上銷天變

下慰人心雖湯以六事自責宣王遇災而懼殆不過此誠宗廟社稷之休四海蒼生之幸臣叨綴從列身逢不諱之朝所願披瀝肺肝盡言無隱惟陛下財赦臣聞之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又曰惟天降災祥在德又曰咸有一德克享天心故修德者聖王應天之實未有德不修而能格天者也又曰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又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又曰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故安民者聖王奉天之本未有民不安而能事天

者也陛下嗣服之初閲時未久舉行初政每軫聖懷如五日一朝以隆孝治恪意講學以基遠圖收召人才愛惜内帑坐朝不倦荒政修明其於修德安民次第而舉宜若天意人事相為助順廼者天降災異人心憂疑方當十月之交雷已歸地而震雷交作大雨隨至浹三晝夜此葢陽氣弗藏陰出用事考之古占其在劉向五行傳則曰冬大雨水而雷電是陽不閉陰出涉危難其在李尋所占則曰冬靁電葢喜怒賞罰不顧時禁二人之

占上係君臨下關民治其親切如此則今日之異益必有致之者以至熒惑犯心宿弗循軌道天目峯斷裂山復移徙中夜地震都邑水災又皆廹近帝城悉非小異陛下其將隱之於心考之於事豈無有上干和氣下拂衆情者乎豈無有施置未當而德意未孚者乎臣不敢旁舉遠引以事空言敢以陛下所當修德而安民者撫其今可舉行凡八條伏惟聖慈垂聽焉臣所謂修德者有四其一曰恭覲太上皇帝安處壽康已逾三月陛下

定省之禮風雨弗渝孝誠之專中外歎仰而尚違膝下
未浹親歡父子之意未孚軍民之情猶鬱雖陛下自知
親意非外庭所得盡聞然而相見之期或更遲遲不惟
浸疑觀聽亦恐别起猜端要當力圖調護之方宛轉之
策陛下内有慈母可以日達誠意外有伯祖元舅可以
時道聖衷庶幾委曲既深或可一旦感悟兼日來傳壽
康聖體微爽節宣雖未敢信然陛下既未一見則凡慈
父之意皆所未知至於壽康宫中左右執侍與凡供御

百物果能日應所需否今本宮月得俸料與內帑月所貢獻者總不下數萬緡未知職掌爲誰支用應副果愜太上聖意否一或不然則慈抱愈鬱無以自娛司馬光言於英宗皇帝曰嚮者皇太后聽政之時左右侍衛之人不敢不恪求須之物無敢不備既委去政柄臣竊慮有無知小人隨勢傾移侍奉懈慢供給有闕則天下之責皆歸陛下此不可不留意朝夕省察者也臣願陛下於未得一見之前尤當日戒宮中官屬等俾之加意供

侍凡有聖意委曲順承惟欲上悅慈顏益保康樂少有
怠墮必罰無赦則兩宮安懌親侍有期孝道無闕矣臣
側聞已降指揮責以限日修整南内陛下急欲還御正
朝密侍慈極此蓋孝念之切故為是圖惟是大行之喪
今既在殯陛下久留重華以侍喪几今若於發引之前
急還大内則是三月侍喪一朝遽捨追念皇祖情若未
安況壽康今已安處倦勤而陛下又數行問安之禮若
且留喪側以俟發引然後還内情既可安事亦為順其

二曰臣竊觀陛下布政之初倚任大臣塞聰蔽明不以自用深得帝王用人之先務垂拱仰成之要道也仁宗皇帝嘗諭諫官韓絳曰朕固不憚自有處分所慮未中於理而有司奉行則其害已加於人故每欲先盡大臣之慮而後行之大哉聖人之謨訓也葢人主處於深宮凡人才之高下事情之當否安得而盡知故黜己聰明任人以事以朝廷為基本以大臣為腹心進退人才廢置機務寧屈獨斷惟務循公是以黜陟廢興動合衆望

其或處權柄之下移欲威福之自已聽有偏闇慮或不周小有非宜人情必惑甚則左右秉間竊弄國權主勢浸微危亂立至稽之方冊可證弗疑臣願陛下念主勢之輕重實係於朝廷而權柄之下移實由於自用上法仁皇之訓深思獨斷之難凡命由中出少留聖慮則陛下盡為君之體而朝廷無失職之憂矣其三曰臺諫者天子之耳目凡論思獻納箴規劘切而關於人主之身者則臺諫為尤重故臺諫之一進一退實係於人主取

捨之公端不可以私意邇言而進退之也唐介為殿中侍御史以論事而去仁宗皇帝念之復畀舊官時論者謂天子優容言事之臣近世未有豈非臺諫者上則示人主之好惡下則係中外之觀瞻一有少差事關理亂綱紀紛糾邪正混淆誠不可忽臣願陛下念朝廷之綱紀本於言責而臺諫之用否切於治功取舍進退重之難之勿輕勿易則紀綱立而邪正分朝廷治而主勢重矣其四曰今歲水旱為災民以饑饉淮浙諸郡無不告

歎饑民流離寖以相望陛下日議賑䘏捐金發粟毫髪
不靳惟是朝廷樁管所積數目已少版曹經常已乏無
可更蠲常平義倉支撥殆盡楮幣度牒印賣已多今去
來歳麥熟之期尚踰半歳接續賑濟已無長策臣竊觀
仁宗皇帝景祐元年以淮南歳饑出内藏絹二十萬代
充上供慶歴四年出内庫銀三萬下陜西糴穀麥以濟
饑民皇祐二年以河朔水災出内庫銀四十萬紬絹六
十萬以助軍儲是三者皆因歳歉以捐内帑仁宗之意

豈特以朝廷州縣之積已不足用而上軫飢荒之念蓋欲急以及民故與之再三而不惜也陛下臨御以來儉以足用浮費盡蠲竊聞内帑之儲今已百倍於前中外聞之無不感歎惟是目今賑濟日月尚長所幸江西湖南皆得上熟可以運米東下以及淮浙臣願陛下念淮浙饑民之甚衆知公家事力之已窮特法仁宗故事多捐内庫金帛付之朝廷措置糴米百萬斛接續以充賑濟陛下仁心仁聞浹于億兆生靈格天之德孰大於此

臣所謂安民者有四其一曰民户歲輸夏税其間折錢者總曰折帛當時立價既高州縣浸復增數積歲既久民困重輸令中産之家已為希有況於兼并者乎比者臺臣嘗及蠲減折帛之價側聞朝廷見議施行此誠損上益下也臣不敢再述惟是丁錢一項尤切於農民蓋游手末作不在科丁之數獨民不得幸免頃歲各因守臣之請有蠲有減令所存第五等身丁丁鹽綿絹四色皆有上供與州用之數為錢則當四十一萬餘緡而上

供者計一十一萬耳餘皆州郡自得支用也臣竊謂此錢既切於農民令水旱為災民方艱食田家枵腹不保朝暮若復征以官賦何止太山之壓也今若未能盡以蠲放臣願陛下深念農民饑饉之廹將來年第五等身丁并丁鹽兩色錢共四十一萬一千餘貫盡與除放其今年未足之錢且令住催上供者則户部别議對補州用者則州郡隨宜措置庶幾田家人人各受實惠足以感召和氣矣其二曰頃歲朝廷兩下蠲減房金之令蓋

欲取有餘以惠不足細民受賜誠爲弗輕再減之後今已八年而有力之家新刱房廊悉皆高定賃直以備將來裁減都城新屋尤倍他州臣願陛下特降詔旨應内外房賃已經再減之後其新造賃屋不曾經減者並照前來指揮三分減一則閭閻細民歡聲洋溢立可召和無不均受厚恩矣其三曰天下州縣稅場雖各有定額而州郡利於贏餘歲增其數間有租額素重趂辦實難場務橫征商旅被害貿易既艱公私俱困兩浙諸郡其

害尤甚殆非細故也嘉祐六年仁宗皇帝詔三司取天下場務舊額裁減别立新額征税既寛商賈被恵令兩浙税額最重而議者指為常事多不以言臣願陛下明詔兩浙轉運司會本路各州應干税務之額取其所收最少年分之數别立新額明示商賈使之收趂上無厚征之數下無横取之擾庶幾商賈以寛雖居者亦受其恵矣其四曰國家刑辟之制具存三尺而近年監司郡守多有逞威棄法悉由己意刺配之罪出於臨時謂之

特配畫一之法視為虛文固有縣配相望于道而以特配行者凡十五六甚亡謂也豈不重干和氣哉臣願陛下申嚴見行條法監司郡守毋得輙用特配之例須情法相當照條結録而後可施行内外臺常切覺察亦足以全民生而召和氣也臣仰惟陛下以天縱之資膺付託之重温恭允塞每以誠意為先寅畏嚴恭不敢以位為樂中外愛戴如出一辭其於畏天之威應天以實必已躬行而身履之矣然而自昔天災流行固未嘗以絶

夫人也而況人主代天作子以牧斯民天之黙示儆受之心在人主尤不可忽漢董仲舒之告武帝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廼至於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自非大亡道之世者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陛下試觀仲舒之言則知天之所以眷念人主者其委曲綢繆如此陛下繼統御極甫閱一時而天變甚洪昔所少見感召之自雖未易知然皇天

譴告警懼之意以冀陛下自省而知變者其彰彰已如此使陛下内發於畏心外形於仁政有闕必補有善必遷忠言必聽不以切直而惡聞長策必圖不以難行而遽止修德於已而天變自銷安民於下而天意自悅則仲舒謂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者真如桴鼓之應矣臣願陛下終始惟一不替厥初凡臣之所謂修德者日進而不已臣之所謂安民者日行而不怠則受天之祜而享鬼神之靈宗社緜長而端命于上帝殆將與天亡極

矣又何災異之可言哉詩曰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
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受方國惟陛下深思而力
行焉天下幸甚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七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八

詳校官編修臣周瓊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助教臣汪錫魁

謄録監生臣朱紱

欽定四庫全書

歷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八

明 楊士奇等 撰

災祥

宋光宗紹熙二年春雷電交作有旨訪時政闕失殿中侍御史林大中以事多中出上疏曰仲春雷電大雪繼作以類求之則陰勝陽之明驗也蓋男為陽而女為陰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當辯邪正毋使小人得以間君

子當思正始之道毋使女謁之得行

太學博士彭龜年論雷雪之異疏曰臣伏覩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云云臣官為博士不當越思然自二月庚辰忽見此異即嘗博考經史推驗天人徒積憂惶不敢論奏及見朝廷訪求讜直已至館職啓沃之論當亦不少舉而行之天意自回及今旬日沴氣未散辛卯之夕狂風大作已復為雪逮至壬辰日光已見暖氣已效而雪猶不止陰盛侵陽一至於是聖心憂惻必倍於前臣

履陛下之朝食陛下之禄則安得不憂陛下之憂憂而不告是謂欺君越職而言亦為犯上勿欺而犯前訓具明敢假便文之辭以負事君之義又況秦置博士掌通古今逮及漢朝亦承疑問然則采摭古今之事以裨國家之闕乃臣職分所當然也臣謹先取經史所載雷雪之異開列如后

一按春秋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公羊傳曰大雨震電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不

時也庚辰大雨雪何以書記異也何異爾俶甚也何休注曰此桓將怒而弑隱之象胡安國傳曰震電者陽精之發雨雪者陰氣之縱周三月夏之正月也雷未可以出電未可以見而大震電此陽失節也雷已出電已見則雪不當復降而大雨雪此陰氣縱也夫陰陽運動有常而無忒凡失其度人為感之也今陽失節而陰氣縱公子翬之讒兆矣鍾巫之難萌矣

一按西漢書五行志隱公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電庚辰大雨雪大雨雨水也震雷也劉歆以為三月癸酉於歷數春分後一日始震電之時也當雨而不當大雨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八日之間而大雨雪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當雨水雪雜雨雷電未可以發也既已發也則雪不當復降皆失節故謂之異

一按晉書五行志吳孫亮太平二年甲寅大雨震電

乙卯雪大寒按劉向說此時不當大雨常雨之罰也於始震電之明日而雪大寒又常寒之罰也劉向以為既已震電則雪不當復降皆失時之異也天戒若曰為君失時賊臣將起先震電而後雪者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弒逆之禍將成也亮不悟尋見廢又元興三年正月甲申霰雪又雷雷霰同時皆失節之應也四月丙午江陵雨雹是時安帝蒙

塵

右臣開具在前並是經史本文别無刪潤其中雖多忌
諱之語不當陳於盛大之時然若不攄前世之禨祥何
以助陛下之警懼但天之降災本各有證而證之在人
亦復不齊難執一條以盡天意自春秋書魯隱公雷雪
之變說者以為公子翬之應繇兹以降大率皆依據其
說以驗其災證雖不虛意則未廣質之聖訓殆不如斯
書曰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故求天者必以類而推又曰
惟先格王正厥事故應天者必隨事而正臣觀雷震而

復雪只由陰盛而侵陽儻悉求陰盛之由始可見陽微之變臣嘗俯察近事仰驗天災得其大綱者有三推其條目則有十三何謂大綱有三一曰陽德不修二曰小人道長三曰兵端有形何謂陽德不修臣聞天以剛故能首出庶物君以剛故能宰制羣動而所謂剛者非以獨擅威福不可沮撓之謂也無所牽制之謂剛無所耽惑之謂剛無所回枉之謂剛無所縱弛之謂剛陛下自登大寶二年于茲寛仁如湯懿恭如文而裁制事物似

少剛斷得非於前數者有不足乎臣近聞羣臣以剛斷之說勸陛下者矣臣不知其說果如何也臣但見陛下近日臨決機務自任太過未免其間有得有失如斥逐李隶不由人言此剛斷之得者也大臣有罪臺臣一章而徑罷降人建節全臺論之而不回此剛斷之失者也夫大有剛健必本於明中庸三德知先於勇必知其賢然後可任之勿貳必知其邪然後可去之不疑是以先正司馬光曰聞人之言而能別其是非故謂之聰見人

之行而能辨其邪正故謂之明是非既辨邪正既分姦
不能惑佞不能移故謂之剛取是而捨非誅邪而用正
確然無所疑故謂之斷然則所謂剛斷者豈以獨擅威
福不可沮抑之謂哉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一也國
家崇奬臺諫以為耳目政恐人情下壅姦軌内萌若非
剛正之臣必重仇怨之慮責之以言尚恐顧望既言復
沮誰復切摩陛下優容直臣固為盛德而諱忌鯁論尚
有疑形臣觀近日臺諫之言稍稍不効雖聽用固亦不

少然或不行或訓飭或宣諭而止者亦不一事也至於全臺彈擊近時罕聞假使發之之輕尤當勉彊以受所以存朝廷之綱紀植抗直之風聲垂裕之謀莫便於此豈可但欲令行不反人不我違深恐臺諫之輕甚非國家之福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二也竊惟經筵講讀之官實任古者保傅之責所以程頤謂天下之重任唯宰相與經筵天下治亂繫宰相君德成就在經筵然其輔養聖躬之方豈止講論數刻之久故輪夜直款侍燕

間不獨共究義理之微亦欲潛移逸豫之隙竊聞近日宣名夜直多在詰朝臣不知蝴蛸遊息之時何以為存養夜氣之道陽明升則德性自用陰濁盛則物欲必行保護清明孰如義理臣聞唐宦官仇士良嘗教其徒曰天子不可令閒常令以奢靡娛其耳目使日新月盛無暇及他事則吾輩可以得志切勿使親近儒生彼見前代興亡心知憂懼則吾輩踈斥矣要知小人陷君於惡亦自有術然則人主欲遠小人安可不知昔者禹惡旨

酒而好善言旨酒既疎善言方邇深思大禹之策政反
士良之謀葢此重則彼輕此消則彼長安可徒徇一日
之樂反易終身之憂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三也臣
聞賤貨貴德然後可以為天下昭德塞違然後可以臨
百官臣近得之道路封樁下庫所藏寶器陛下已宣取
入内夫藏之内府與藏之外府本亦何間但前朝所以
並寘於外者葢有説焉似闈象簞之類則沒入之器也
四圭有邸則祀天之器也此豈容寘内府哉往者藏之

外府蓋崇貴德之義賤塞違之訓而陛下一旦納之宮中其為損豈細也耶至如封樁庫錢始創之法非軍事不得支用壽皇聖帝在位之時間有宣取蓋以閱武内庭欲備犒賞故實以犒賞之數取之非託以為名也今陛下沿例以取而人以為言者蓋取之惟有此名用之則無是實古者天子無私財至漢雖有少府之藏已不敢侵大司農之費政如今日州郡有軍資公使之别公使而用軍資之錢則為礙條法陛下既為天下之主豈

可不以身率天下内帑之費不加裁損而但取足於封
樁乎陛下雖曲從近臣之請更不取撥然前日陛下所
以為此者必以内帑錢乏故也今若欲留封樁之錢必
須痛節内帑之費費儻不節錢必不繼則陛下能保後
日之不撥乎萬一不免取撥臣下又復執奏則陛下能
必從其請如今日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四也天
子禁衛上應天象所以周防詳密益示名分尊嚴若以
式律言之夜開宫殿及城門者皆須墨勑魚符其受勑

人具録所開之門并出帳送中書門下自監門衛士將軍以下俱詣閤覆奏既聽即請合符開鎖監門官司先嚴門仗所開之門内外並立隊燃炬火對勘符合然後開之誠以王者所居體當持重祖宗立法自有遠謀竊聞近日水門之禁啓閉不時此非常開之門尤當謹守其節有何緩急自弛隄防臣聞仁宗朝兗國公主深夜入宫吕誨即奏劾公主宅使臣及皇城司經歴門户管當人乞行取勘以謂宫鑰謹嚴以時啓閉蓋備非常此

而不禁後有竊發何以備禦先臣憂國深遠如此以公主君父之至親非時入内猶被按劾況下於此者乎況跡於此者乎此臣所謂陽德不修之目五也何謂小人道長臣觀今日之勢正人與邪人較則邪者必勝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臣請得别白言之夫事君當以道也則曰不如隨俗御事當以法也則曰不如從例士大夫固知俗不可以違道例不可以違法然卒之守道者困隨俗者顯徇法者

閿用例者行以至議論有是非則非常勝是事理有義利則利常勝義人情有公私則私常勝公細察閭閻之間上至朝廷之際往往皆然不知世變何以至此是宜上感於天變殆非一人之所為然陛下尊據崇高宗主神民則不得不自任其責故曰正人與邪人處則邪者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一也臣聞人君以法守天下士大夫以法守官職人君所為少出乎法則士大夫悉力爭之非為身也為法也非為法也為國也周昭

一醫官耳何致煩陛下破法而令其臣曰一切違礙並免夫既謂之違礙則是法不可也給舍執而爭之是官當然也而陛下不從其説何周昭能使陛下屈法而給舍不能屈陛下守法此門既啓後孰窒之故曰朝臣與倖臣較則倖臣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二也吏道之感無如今日州縣之吏止能制百姓中都之吏乃能制官員臺省之吏至能制朝廷州縣之吏所以能制百姓者與監司之吏通也中都之吏所以能制官員者

與臺省之吏通也臺省之吏所以能制朝廷者與權倖通也臣請得以近事明之陛下為會計錄所裁損者特毫末耳其間裁損之目緣及省吏事猶未行即倡言于外曰減諸軍雪寒錢蓋欲藉此以動揺軍情爾幸而事狀顯著不能惑衆卒之心怨謗之言上徹聖聰似聞陛下亦悔此舉不知今日困匱如此若不撙節何以理財小者如此大者不復可議矣故曰士大夫與吏人較則吏人必勝此臣所謂小人道長之目三也何謂兵端有

形今日士大夫遊談族議特慮北朝耳北朝不足慮也所可慮者彼有邊鄙之警則或恐有豪傑從中起耳萬一有此不特為彼之禍亦將為我之禍也葢為彼禍首者必假我以為詞當是之時我將何以處之受之則與北朝為敵而吾亦無以處彼攻之則是為寇讎除災而吾終不獲其利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一也國家所以能自固於東南者以有蜀耳蜀之所以能自固者以有劍外之兵耳今劍外之兵何啻如賈誼所謂脛大於

腰又苦跋盭然亦無如之何也爲今之策止有寛兩蜀之民爲彊本之計而今日兩蜀事權四分五裂制置主民總領主財戎帥主兵茶司主馬兵不可闕食馬不可無本則總領不可無財而制置司不可不恤其民亦其勢然也聞之蜀士兩蜀之民貧至骨矣民貧既甚禍亂易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日二也二廣鹽筴其法屢更大要不過官搬客販兩説爾官搬則利於廣西客販則利於廣東廣東之鹽專靠販入西路今廣西既用官

擨則廣東之鹽必發泄不行使朝廷催逼賣鈔任事者稍稍營財禍將起矣蓋廣東自來有私販之害祖宗時江西客販未通官鹽少至贑上贑州諸縣並食廣東私鹽朝廷甚費區處今日淮鹽既通固無向者之害然而贑州僻遠諸縣如龍南安遠等處食廣東私鹽如故廣東摧鋒一軍及大奚山一帶人皆以販鹽為活官鹽既不流通必歸罪於私販萬一禁防稍密盜賊便興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三也蜀之黎雅廣之宜融湖北之

辰沅靖俱有戎獠之患唯蜀之黎雅朝廷留意鎮撫諸戎又經敗衂近頗安靖不足深憂如宜融南丹之族辰沅羅鬼之族皆嘗深入省地揺動邊陲而數州邊防闕甚苟簡至空有寨柵之名而無卒徒以守倉卒有變何以支吾唐李絳謂受降城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軍止二十五人器械止有一弓以令槩之往往如此是豈可不慮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四也近日會子流通勝於見錢官私便之似覺無敝然杞人慮短嘗熟憂

之夫會子不過數寸紙耳而乃與衆貨埒權者此無他
官司許作見錢入納而市井兌便者稍衆也有如緩急
富人收兌便之鋪私下無換易之地則臣恐倉卒之際
未必不擾近日湖北稍稍見矣緣湖北會子當來止於
湖北京西界內行使襄漢戍卒月得料錢全靠客旅貿
易然其會子止到鄂州便着兌換而官司無以權之緫
司入納又止視市價不同見錢每一貫會子止可作五
百左右會子既輕商旅不行商旅不行軍人所得會子

愈難變轉而會子愈輕矣諸軍洶洶頗以為言特未有征行未敢發耳是豈可不預計哉此臣所謂兵端有形之目五也推是求之特不止此姑舉大者條列以上仰惟陛下踐臨天位以來五穀順成四方無虞仰觀乾象俯察地理災異絶少而人情初不以為喜今忽有此異才數日耳而人情莫不以為憂不論賢愚不問貴賤各隨所見推步陰陽天動于上人憂乎下是何故也得非志不足以勝氣乎以臣觀今日之勢政如衰弱之人天

和氣燠左右顧忌猶恐不免忽遇風寒雨濕之變使有所感觸其爲疾疢豈不易耶當是之時猶不謹審服食精調起居以爲保養身體之策臣不知其可也臣愚欲望陛下修身以德修德以人親近儒生以講治原獎進君子以御小人大明公道以正風俗增重臺諫以彊朝廷節用愛人以厚天下選擇守令以起內治博求將帥以固疆圉然後天變可塞人情可紓保國寧家政在今日臣之區區猶有未盡夫人君之道莫先於修德莫切

於愛身人臣納忠於君亦莫如修德愛身之為急恭惟
壽皇聖帝勤勞天下二十餘年精神未衰志氣尚彊即
以大位付之陛下蓋欲親見聖子身致太平陛下既即
大阼四方之人莫不延頸舉踵望陛下德業日新名譽
日隆以仰荅壽皇聖帝付託之重而道塗流言皆謂陛
下宮中宴飲稍失節度其事信否固未可知然萬一有
此則於修德愛身之道無乃虧乎夫酒之為物傷性敗
德莫加於此匹夫溺之尚且足以殞身喪家而況人主

乎側聞仁宗皇帝在御之日災異屢臻日食地震江淮騰溢風雨害稼司馬光奏疏以為燕飲過差所致因乞悉罷宴飲以解皇天譴告之威夫日食地震江淮騰沸風雨害稼以陰陽感應之理推之何預乎燕飲而光直指以為言葢人君之身上與天通光之所言即洪範庶徵之徵吉然則臣之所謂以類而推每事而正者非臆說也唯陛下念上天警戒之切念祖宗創造之艱念壽皇委寄之隆念天下屬望之深側身應災改過不吝人

情天意本不相遠陛下令日儻能擇一二過舉之事繫
人耳目者先與改圖然後命兩府大臣悉更敝政内外
聞之孰不歡喜如此則何災不弭何變不消永保生民
丕享大福臣命輕螻蟻言涉乘輿席藁待誅不敢望赦
龜年又上奏曰臣伏讀詔書喜至於泣臣官為侍從義
則世臣不能遇事而論思致勤詔旨之訪問退揣私分
甘受重誅儻復略舉細微而言何以仰稱懇惻之意謹
昧萬死條列以上唯陛下留神臣聞雷者陽精之發雪

為陰氣之凝雷震於驚蟄之前陽已不固雪作於震雷之後陰又太彊唯陰縱而不收故陽微而受制驗之古昔具有證祥春秋所書晉漢所志雖人事感召之類不一而陰氣過盛之證則同故自一家而言則男為陽而女為陰自一朝而言則君為陽而臣為陰自羣臣而言則君子為陽而小人為陰自天下而言則中國為陽而四裔為陰陰或侵陽故為此變志壹動氣實在乎君然欲尋災異之源必致精微之察儻惟人事少有不盡是

於天理猶未為純宜殫聖心廣求其類故在內則陽教不可以不立在外則君道不可以不明言路不通則小人或得以蔽欺折衝無人則邊庭必至於侵侮何謂陽教不可以不立夫姤卦以五陽之盛猶畏一柔之牽成湯無聲色之娛尚有女謁之戒私情難制自古則然儻有隙之可投雖一毫而可畏且如崇飲尤懼傷和若禁門啓閉之不時有緩急憂虞之當慮冀因警戒少屈皇明何謂君道不可以不明夫賞必有功罰必有罪操此

二柄是爲大君若賞罰無所勸懲則善惡何由分别且如近日廷臣之補外多因中旨而徑除若以爲有罪而可懲何不明言其過若以爲有材而可任何不因事而除惟舉直錯枉之道不能昭明故秉閒抵巇之徒竊以賣弄遂使人各解體士不盡心苟且偷安緩急難保君臣之情如此天人之際昭然可不明示過功公行黜陟庶免賞刑之過可召陰陽之和何謂言路不通則小人得以蔽欺竊惟臺諫之臣乃寄耳目之責儻無事之不

達雖有姦而莫容陛下聽受直言超邁前古質之近日之事似有拒人之疑蕭鷫巴節鉞之除全臺論之而不聽周昭遥刺之命給舍繳之而不回雖能申令出不反之威然殊非改過不吝之道恐致姦宄遂輕朝廷私託横行公議漸廢欲令沴氣之消弭當務奸慝之掃除盡窒私門大開正路何謂折衝無人則邉庭必致於侵侮近聞警報之至狄有它族之兵雖啓攻人之謀未免懼我乘其後或於境上略示疑形可不審詳遽作煩擾有

兵不練又復招兵兵多不精重以蠹國臣聞御敵之法莫若擇帥為先茍得其人付以統御之寄俾久其任自為攻守之謀一聽所為無從中制課之歲月必有成功豈比令日泛然之圖秖為諸將自潤之計如此等事殆非一條以次推求敢擇大者以瀆陳庶幾萬一之有補臣尚有瞽見上裨聖明嘗以令日之災考之五行之傳唯劉歆以為常寒之罰在洪範是為聽之不謀陛下既盡求言之誠乃得應天之道然嘗聞景祐之五載止因

雷震於春初亟出明綸博求直諫首及聖躬之闕失盡令百辟以箴規今雖故事之循尚有未盡之旨止憂庶政未及反躬僅逮館臣不能盡下求之旣已不廣用之豈可不誠蓋言不難求其難在聽言不難聽難於必行若不能行徒文無補陛下自逐遺補之後屢出言論之臣雖皆假以它辭授之美職人終以其忤上而去故大率皆以盡言爲懲況兹明詔之頒旋有渝古之責事雖中輟聲已四馳伏願亟取封章之言擇其剴切之論重

加開奬與之施行以開天下疑沮之心以荅蒼穹仁愛之意反禍爲福如響應聲臣識淺言狂命輕意切俯伏私室敬竢大刑

三年龜年爲御史臺主簿又上奏曰臣聞四方有敗必先知之此之謂民之父母矣後世唯魏相稍識此意每敕掾史按事郡國令白四方異聞或有逆賊風雨災變郡不以上相輒奏之相與趙充國議擊匈奴乃曰今年計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凡二百二十二人非小變也

夫風雨變異天之災子弟惡逆人之變天人變動而朝廷不聞尚安足以圖治乎今之州縣每遇災異自非水旱例不以上頃年江湖閩浙同日地震唯建昌軍因言失火併以上聞前年福建江西間有地震去處唯漳州守臣上章自劾至於子弟惡逆時亦有之緣法中有守令量事貶降之文用是例不舉按是不可以為尋常而不問也夫至和之氣感於人事大順之治積於閨門若天示警戒而上不聞則德不修人反天常而上不治則

政不舉如此而欲求天下之治不可得也臣愚欲望聖慈明詔州縣凡有災異而輒不以聞有惡逆而匿不舉按者令監司覺察又令御史臺察監司之不舉按者上之略加懲罰庶幾上下警懼各思有以消弭災變感召至和不勝幸甚

紹熙中監察御史虞儔上奏曰臣聞警懼譴告上天所以仁愛人君側身修行人君所以對越上天稽之往古驗之當今精祲之交殆若符契近者太白經天謫見垂

象六月不雨咎證常暘人皆以為憂微臣獨以為喜何者葢知陛下道超象外識照幾先必能謹言行以動天地之大修政事以導陰陽之和於是焉轉禍而為福散沴而為祥殆猶反手焉耳未幾太白漸復常度一雨遂蘇羣槁人皆以為喜微臣反以為憂何者葢以人之常情既得天時之助必忘人事之修謂天不怒乃敢戲豫謂天不渝乃敢馳驅於是焉患生於所忽變起於不圖可不為寒心哉故明君見變能修道以除凶若其無象

是不譴告傷敗所由而至也然則當憂而喜當喜而憂

臣非求異於衆人抑亦具聞於往訓書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又曰惟天無親克敬

惟親又曰天難諶命靡常又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夫

天不言所以昭然示人者不過日月星辰之象雨暘休

咎之證而已人君承天意以從事必即此而觀之臣竊

詳太白之應志在晉史雲漢之旱詠於周詩皆非小變

也陛下銷變之道捷於桴鼓況又自初即位曰雨而雨

曰暘而暘年穀順成百姓和樂天之眷顧蓋不偶然其必有以致之者矣昔唐太宗既得天下元年關中饑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方之陛下固不可同日而語然太宗因天之戒勤撫其民變饑饉為豐穰致貞觀之盛治若陛下每存陟降左右之念愈加悠久不息之誠天其申命用休當與堯舜比隆矣大抵天之於人君其眷顧之既厚則責望之必嚴凡其念慮之萌嚬笑之發當宁焦勞之際退朝宴樂之時鑒觀在上莫顯乎微一或不

至則非天意故天意所與則三光全寒暑平風雨時五穀熟草木茂天意所否則為災異為凶年為水旱為繆盭為疾疫如響應聲如影隨形事之必至理之固然者也臣伏願陛下仰順天意俯修人事庶幾我之所以對越上天者始終而無愧天之所以仁愛我者愈久而無窮社稷之福生靈之幸也詩曰惟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在陛下强勉之而已

儔又應詔上封事曰臣近奉聖旨以陰陽不和雷雪交

作可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時政闕失聞奏顧臣至愚極陋待罪臺察已逾一年自惟無所補報日負憂責今陛下虛心求言以荅天變若猶有所隱避臣罪大矣謹條具眛死上獻

一臣聞陽奮則為雷為電陰凝則為雹為雪方陰陽之相薄則雷雹皆至及陽為陰所勝則雷止而雪作魯隱公九年三月自癸酉大雨震電至庚辰大雨雪凡八日劉向以為周三月今正月也雷電未

可以發既發則雷不當復降皆失節也故謂之異吳太平二年三月甲寅大雨震電至乙卯大雨雪纔二日耳史臣以謂先震電而後雨雪陰見間隙起而勝陽其後禍亂之應有若符契往牒具載吁可畏也今正歲之始建寅之月三陽用事於卦為泰自戊寅至庚辰雷電雪雹俱作於三日之間視魯則數視吳則蹂臣願陛下以往事之驗為方來之鑒警懼修省以答上天仁愛之意則災意塞於

上禍亂息於下在陛下一念之頃耳

一臣聞朝廷者陽也宮禁者隂也日昱乎晝月昱乎夜而寒暑成天子理陽道后治隂徳而後國家理若宮禁之中宴飲之不節則非所以崇燮皇躬賜予之不省則將至於空虛内藏女謁行乎内則勢行乎外尤不可不防其微而杜其漸也有一于此則雷雪之變乃上天之所以丁寧陛下之意也不求之身是無應天之實天怒愈深矣至於勲戚貴

近時有排當倡優伎藝每蒙宣引水門啓閉多不以時豈所謂嚴等威肅宸居哉臣願陛下畏上天之威謹正始之道宗社幸甚

一臣聞君子者陽也小人者陰也自古君子小人勢不兩立君子在內小人在外於卦則為泰小人在內君子在外於卦則為否今朝廷清明多士濟濟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廼建寅之月三陽在內宜泰而否何也意者得無在外小人交

結黨與潛謀進用如某人輩者歟且將源源而來
矣啓大姦之隙動上天之威無足怪者昔漢元即
位之初蕭望之周堪張猛等與夫恭顯許史之徒
雜然並立於朝是非相攻邪正相激當時日青之
變反以為堪猛用事之咎未幾堪以病卒猛自殺
於公車無乃與天意戾乎漢業之衰自是基矣臣
願陛下觀拔茅連茹之象以進君子戒履霜堅冰
之漸以防小人毋使鵷鸞並棲薰蕕共器則天意

解矣

一臣聞中國者陽也外裔者陰也自古外裔之强弱常係中國之盛衰今國家南渡甲子已逾一周敵運將終朝野咸意中原可復近者邊報傳聞信否雖未可知第講和日久邊備廢弛意者將有姦雄漸萌不肖之心窺伺間隙或恐雠耻未復而脣齒先寒矣侯景之事可為深慮臣願陛下明詔大臣遴選逐路帥臣俾之先事經理以備不虞

一臣聞人主進退臣下必曉然示人以勸沮之意故進一人而人皆以為當進退一人而人皆以為當退舜舉臯陶不仁者遠四罪而天下服用此道也若朝逐一人焉而使人疑暮逐一人焉而使人懼此何為者哉葢自余端禮趙彥逾石宗昭徐元德之去而朝士大夫莫不疑且懼焉何者一旦遽然命從中出去者閔默莫測其端俔居者彷徨每憂於讒毀日懷去計莫有固志臣恐自此無有為陛

下興事造業者無有為陛下以身任怨者陛下孤立於上將何利焉臣願陛下守至正以照臨百官有善則進有過則退明示之以好惡以堅其事上之心與之共天位治天職以答天變

一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言路之開社稷之福也葢自楊萬里徐柟之徒去國之後朝士大夫多不敢竊議時政於心有所不然者不過相視太息而已此豈盛世氣象耶如

萬里之輕率妄發暗觸忌諱枘之强聒不置似不
安静雖皆不能無過然其平日亦在能言之流中
道弃之失古人市骨求駿之意矣夫敢言之氣作
之尚不能起況沮之耶近又有狂妄庸人上書不
實陛下止令聽讀可謂寛恩但四方萬里不知其
説云何傳聞不審將謂朝廷以言罪人覆巢毁卵
鳳鳥不至無乃與求言之㫖戾乎惟陛下赦之漢
世每有災異必詔賢良文學之士直言得失兹誠

得應天之實也

一臣聞之書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又曰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又傳曰爵人於朝與衆共之此言人君爵賞之施必賢與能而後足以上當天心下協人意近者朝廷侍從之選或以交結而得節鉞之重或以無功而授後省繳駁之職間不經由臺諫論列之言乃蒙宣諭不唯名器既輕遂使紀綱不立豈爵人於朝之義天命有

德之意乎上天至明不虛見異臣願陛下奮發乾剛收回渙汗哿物論惟允則天變可回矣

一臣聞淳化二年大旱太宗延近臣問時政闕失樞密直學士寇準對曰天人之際應若影響大旱之證蓋刑有所不平頃者祖吉王淮皆侮法受贓吉既伏誅家且籍沒而淮以參知政事沔之弟止杖于私室用法輕重如此亢暵之咎不虛發也太宗大悟明日召沔切責之近者銓試代筆事覺有司

觀望不特有官宗室不行推治至於與之干涉者
則又故作遷延止將餘人具案奏斷用刑如此無
乃不平怨讟交興有傷和氣臣願陛下特降睿旨
令臨安府催追未到之人速具奏案一體施行以

答天變

起居舍人劉光祖上書曰臣近奉聖旨以陰陽繆盭雷
霆非時淫雨為災朕心甚懼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
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違可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無

有所隱者臣猥以虚庸日侍左右詔旨所及敢不罄竭其愚誠伏念國家遭值厄運方昨者五六月之内人情離阻天理乖睽其時社稷已是傾覆陛下之身危莫自保萬姓塗炭三宫受禍揆以事勢間不容髮上頼祖宗德澤未泯天命歴數有歸大器既傳中外遂定此陛下目所親見心所親憂固無俟於臣言也而陛下踐阼踰月洪水發于近畿天目之山湧裂而出者幾數百道陂塘決溢流屍千計蕩産狼狽者不知其幾陛下覩此災

變憂惶儆戒亦嘗存於聖心否乎明堂禋祀之前日過
熾而氣蒸衆謂風霆雨雹之兆已見而陛下潔誠寅畏
將事之夕雨僅濡塵足昭上天嚮答甚邇然羅點以股
肱之良前期一夕而卒黄裳以保傅之忠相踵不幸皆
非細故也陛下臨御未幾併奪兩賢之助此於天命尤
所當思何況禋祀之後雨淫不已穡夫告病以為稻不
傷於旱者則敗於水不敗於水者則害於雨饑年愁苦
而半月以來米價倍蓰人不聊生怨咨之聲遠近如一

剽盜漸起流離已多方且雷發非時震電駭異雨既隨注天復翳昏雷雨暴風兩晝三夕陛下詔旨責躬求聞闕失僅得一日晴霽而寒氣驟至連雨重陰勢不少觧日甚一日上天威怒莫測端倪陛下即是數事觀之其為憂惶儆戒雖欲不存於聖心不可得也臣竊意陛下憂惶儆戒之念未甚勤切是以求言之初天色頓開已而謂陛下姑應故事陰雨復作繼晝連夜凡七八日而未止也漢大儒董仲舒嘗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

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古今言災異最近理者無若仲舒仲舒之學純於經而切於理陛下所宜深味其言然後見天心仁愛陛下之至不可不因其譴告而自省也臣不敢復引諸儒之說及它占書以瀆聖聽請質諸六經以言之易震卦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懼修省洊者其震不一也言雷之震不一必有其故是以君子恐懼而修省焉無妄

之卦曰天下雷行物與無妄言聞雷而懼物物皆無妄念也益卦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言君子觀風雷之象遷善改過以為已之益也書洪範九疇論八庶徵曰休徵者五謂肅時雨若乂時暘若哲時燠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曰咎徵者五謂狂恒雨若僭恒暘若豫恒燠若急恒寒若蒙恒風若也人君之於貌言視聽思五者茍惟能肅能乂能哲能謀能聖則五氣和而為休徵其或反之為狂為僭為豫為急為蒙則五氣

乖而為咎徵其感應之理自然如此也臣前所為謹始五嵗獻諸陛下葢慮是也人之一身本與天通天人相與之際可不畏哉書金縢之篇又載成王周公之事王初惑於流言而疑公時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及王悔過執書以泣曰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不敢復有疑於公天乃雨反風偃禾盡起嵗仍大熟成王之心疑信周公而天之所應速於反掌又以見天人之際其近如此也詩曰天方薦瘥

喪亂孔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薦瘥謂疾苦不一也疾苦喪亂之多而曾莫之懲則可嗟也又曰曄曄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言天地之變異乃爾胡為而曾莫之懲是令人之可哀也又曰旻天疾威弗慮弗圖言天降災疾威怒而弗慮圖則亦喪敗而已矣又曰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渝變也言天怒天變之不可不敬也幽王厲王無道之君故當時之卿士作詩以

刺之語多及於災異謂其睹災異而不戒是以為幽厲
也春秋雖魯史然實孔子之書其書日食地震山崩星
隕晝冥晦雨木冰大雨雪大雨震電水旱饑螽螟不
一而足皆所以示儆戒之意使後世之君考之彼遇災
而不懼則往往至於失國也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
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皆所以敬天之怒也
周禮保章氏之職志星辰日月之變動辨其吉凶觀天
下之妖祥與夫水旱豐荒之祲象察天地之氣或和或

乖以詔救政訪序事詔救政者謂預告其所當救之政
訪序事者謀其事之所施先後之序也凡兹六籍之言
足為萬世之訓令陛下當法易之恐懼修省正念無妄
遷善而改過當思書之敬用五事以致休徵及儆成王
因天變而信周公當誦周人災異之詩鑒幽厲之失道
當畏春秋災異之書懲衰世之失國當如禮記中夜起
而衣冠以敬上天之威怒當體周官眡祲祥則講修政
事以救之如此乃可謂之應天以實而不以文也本朝

大儒歐陽修曰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此名言也陛下可不念之乎且陛下即位有大事三父子之情久而猶未通宫闈之處久而猶未善山陵之議久而猶未安下多浮言人鮮固志然則休徵協氣何自而生又况號令不常羣陰用事風雷之變所以見號令之不常也淫雨之災所以見羣陰之用事也何則大臣之進退太輕臺諫之用捨無定此非號令不常之大者乎進退大臣用捨臺諫

事從中出頗傷急遽此非羣陰用事之著者乎宜其天人之相應密若影響之不差陛下無謂外人之妄言試反求之於陛下之心亦必自知其有所未安但業已為之而欲遂其事是以雖有言者一切拒而不受臣請因陛下遇災而懼諮訪闕失為陛下别白而言之夫退留正未為非也何必更易臺諫擢黄度可謂善也未幾而出之何哉其所以致陛下號令之不常者實自羣陰之用事故也而陛下猶為之隱諱以為大權當自己出威

柄不可下移然則小人之謀其意將以陰制今日之相臣而動揺之也陛下所宜早悟無使大臣懷疑畏之心大臣懷疑畏之心則四體不展羣議易揺朝綱日隳政令錯出而國不可為矣今陛下有獨斷之意乃是小人陰竊主權之梯媒而陛下未之思也且陛下以為前日倉皇即位為得已乎為不得已乎大臣不得已而立陛下為社稷計也陛下不得已而從大臣之決策亦為社稷計也君臣俱為社稷計不知方今之社稷為已安乎

無乃猶未安乎而陛下與大臣不圖其始而善其後使天災如此臣恐陛下之君臣異時俱無以辭天下後世之議也臣每謂方今當禍變憂危之後上下内外决能盡心相與扶持再造家國乃令不然人各異趣事乖始謀身謀則急國謀則緩良可恨也陛下試因臣言而静察之且如陛下出令苟見未可施行大臣所當面奏給舍所當封駁臺諫所當論諍侍從所當救止今皆畏避形迹不敢少忤陛下左右之臣則又何賴於公卿大夫

士哉是非急身謀而緩國謀也哉雖然人臣肯以實告人主者誠少陛下試思上皇深居九重終不盡知大統已傳大號已正自太上皇后而下皆務彌縫而蒙蔽之至使陛下父子久不相見是皆起於彌縫蒙蔽之故也陛下於庶事茍不加察則内外之臣彌縫蒙蔽陛下者亦如此爾非人主聰明剛健能主張正論能親君子遠小人能別白是非未易使人臣之盡言也臣至愚之性於事無所阿私茍有所懷當其可言不復更事形迹顧

陛下察臣之赤心納臣之苦口勿忘天災一切與大臣審修其政至如陛下孝敬在心宫庭之内屋漏之間凡所躬行有外人不得而知者陛下毋使一毫有愧於天可也臣草奏之際更為陛下反復思之雷霆之怒小人妄謂上皇前日孝行之愆然事既往矣今日之責付於陛下矣陛下今日之孝心恐亦有所未至臣謂宜竭誠盡道篤事於三宫贖上皇既往之愆慰烈祖在天之望若是則雷變可得而消也至若淫雨為災乃是羣陰用

事陽氣微而君道弱之證所宜專責之大臣以朝廷之事勿以左右近習參之昭明紀綱以正内治選任牧守以撫斯民但使陽長則陰消即能反剥而爲泰事理明白了無可疑臣數日來聞陛下數出寬恤之令若軍若民若刑獄之淹延若宿衛之暴露無不介意其間如捐内帑錢以代赤子和買身丁之重賦此最帝王盛德之舉而曾未足以消弭天災則陛下不可不知其故也既知其故而陛下之意亦未決書曰今天其命哲命吉凶

命歷年斯言葢憂天命之未知所終也曰其者葢未可必之辭也人主或哲或昏國家或吉或凶運祚或短或長皆未可以前知則所謂憂之至也陛下毋信謟諛之言而乃歸之於時數以怠其敬天之心有災無災其敬如一則天命之休祥可得而必也臣之拳拳請以是塞明詔干冒宸聰伏惟留神省察天下幸甚

權戶部侍郎袁說友上奏曰臣竊惟天人之際自三代以來已不勝其說矣至漢董仲舒則曰災異譴告是天

心之仁愛人君也蓋天心君德實同一體災異譴告所以時示儆戒非惟亂世而治世亦然人君茍能因災而修省觀變而兢懼事合其宜政得其理則天心昭格帝祚靈長有不待祈而自至者考之古昔成湯六事自責而造商宣王側身修行而興周其所感召昭然不誣可不信哉可不畏哉恭惟陛下神聖文武有不世出之英姿仁慈睿哲有君天下之大德俯視漢唐誠有餘矣然而受列聖積累之祚承光堯中興之業膺壽皇付託之

命憂深遠慮莫切於此固有以奉天心荅天貺也廼者熒惑失次太白晝見金星掩心火星行都地震亦廣甚者太陽中天而黑子摩盪黑祲亘天而赤氣乘之旬月之間變至五六甚非所以安上而全下也逮于望日陛下肅駕乘輿展禮慈極都邑之内耋老稚幼瞻望翠華無不鼓舞變憂懼為和氣易譁謗為歡聲曽不信宿而瑞雪時至又不雨日而太陽復明以至羣陰消伏星軌浸順夫以前日如彼而今日如此豈非災祥之機關於

陛下一舉動之頃耶何其響應之速如此也臣懷不自已輒盡愚衷深惟天意之難諶端係人主之一念無曰高高在上靡所聽聞常使兢兢在心罔敢失墜自今以往臣願陛下修省戒警愈久愈篤堅志詳慮細大必謹勤兩宫定省之奉念萬務安危之機倚信大臣開廣言路撙節財用日積而歲羸省覽章奏朝入而暮報皆君人之實德治國之大本也陛下天資英睿即是數者而加之意則天心喜悅帝命眷顧和氣致祥何事不立豈

惟前日災異倏然無之而天道好還必有助大業成大功者豈不偉歟臣本疎庸誤被簡擢以論思為職用敢盡言不隱以答天地之造惟聖慈留神苟臣言不忤於宸心即聖德仰當於天意干犯旒扆隕越不勝

寧宗即位充金國弔祭接送伴使彭龜年上奏曰臣伏覩詔書節文以雷震非時淫雨為災推尋厥咎未知其繇凡朕躬有過失朝政有闕遺令臺諫侍從各條疏以聞臣官為侍從職在論思不待訪對而可言況有詔書

之罪已儻有所隱寧不負恩臣不知陛下此詔果實事
邪抑止虛文邪果為實事則陛下即位之初嘗詔求直
言矣今四方之言已交公車其間及陛下之過失朝政
之闕遺者必多有之未聞略加採擇見之施行則今日
此詔臣恐未免如前日之虛文爾若以虛文事天天豈
可感乎臣聞慶歷中災異數見一時宰執嘗謝過上前
仁宗諭之曰不須謝過但自行事時范仲淹為參知政
事退而條具應災四事以上皇祐中又以星變內出手

詔十二條令中書門下樞密院於軍國庶務中推求實事有合更張振舉者密具以聞於是文彥博等請日舉兩條合更張振舉者委曲面奏所冀言之必行行之必當祖宗應天以實如此臣謂陛下今日先當博採應詔之言取其條上之事責之大臣以次施行如皇祐故事則自可應天而消變雖不為此舉臣亦以為可也劉敞嘗謂三公之職主和陰陽議臣之任主明天人陛下當責三公以其職使之陳陰陽不和之理當責議臣以其

學使之明天人相與之際此誠知治體之論也陛下儻責實如此則臣安敢以虛文應詔陛下儻徒事虛文則臣雖以實對亦無益爾是以臣先以責實望陛下而後敢言焉臣聞之宋祁曰災異之發政教之本在朝廷君臣之間耳其他瑣瑣細故誠不足以當陰陽之不和議天人之相與令明詔所及止於上躬過失朝政闕遺蓋知當務之為急臣敢據是二者參之災變為陛下陳之夫天之鼓舞萬物者雷風也君之鼓舞萬民者號令也

天有雷風之變乃為人君號令之應雷為天地之動物最為不測而難信者然發以二月收以八月人事候之以為節未嘗爽也故萬物因之以動蟄而無病焉若當收而發則誤物多矣陛下亦嘗因雷之非時而反求之號令之間乎陛下與大臣恐不能辭其責陛下自即位以來好出御筆陛黜之間多為不測若示人以聰明威斷者其慰人心者固時有之而動人心者亦不少矣陛下抑思人君據天下之利勢一喜一怒繫萬物休戚而

使人不可得而測則人其能自安乎當人情求安之時
而反使之有不自安之意殆非初政之美也司馬光嘗
告神宗皇帝曰陛下好於禁中指揮外事非公卿所薦
舉牧伯所糾劾或非次遷官或無故廢罷外人疑駭不
知所從夫公卿牧伯所糾劾或謂之賢而不賢或謂之
有罪而無罪皆有迹可見責有所歸故不敢大為欺罔
若姦臣密白陛下令陛下自為聖意以行之則威福集
於私門怨謗歸於陛下此光體要疏中語也陛下向在

潛邸固最愛此疏豈今日乃忘之邪陛下誠以光之言平心熟誦反而思之則今日之舉為是為非可以坐決矣臣故以號令不測為陛下之過者此也壽皇聖帝因山之舉國之大事也始卜稽山大臣以為土薄復卜赤山太史又以為不吉復令卜下宮又以下宮為不可遷也日月已迫而神穴未定有司應辦蔑知所向此非朝廷之過乎太上皇移御之所又國之大事也至三易其處使天下聞之莫不疑惑此又非朝廷之過乎隨龍人

推恩陛下即阼之二日固嘗有宣諭矣已而大臣擬進至于一再必欲施行陛下持之不下臣嘗親聞玉音謂朕尚未見父母而先推恩隨龍人孰為重孰為輕有識聞此訓也莫不感歎陛下聖明而大臣復請下之使陛下誠心實德不孚於天下此又非朝廷之過乎惟廟議無一定之規故出令有二三之惑臣故以號令不信為二三大臣之責者此也雷震不時應或在是孟冬之月六陰過盛而謂之陽月者以陰盛則衰陽當生爾今乃

淫雨為災蓋陰勝也推之人事則君弱臣彊陰勝也內侵外治陰勝也小人害君子陰勝也盜賊病平民陰勝也蠻夷謀中國陰勝也陛下受天明命大臣雖有翊戴之勲而威福之柄實在陛下前日大臣蔽一大吏出一臺臣而陛下覺之罷大臣而進臺臣人已服陛下之英斷君弱臣彊之病宜無有也陛下自在潛邸不邇聲色及登大位親灑宸翰以聲色及酒為戒既已無所耽溺則亦無所牽制內侵外治之患宜無有也唯是陛下思

見太上朝夕不忘而中有間阻絶不得通求之愈切閔之愈固使陛下彷徨無策經營南内將有移御之意若果如此陛下念親可謂至矣然於宗廟社稷之計不審熟慮之否乎此恐未免動陰勝之應也天道雖遠固未易知人心匪遥氣到自見自古未有不召而自致之災亦未有已出而不應之變陛下固不可逆料以為不然而不慮之也推之已事亦可監矣陳瓘嘗謂承顔養志當以大舜武王為法入修家人之禮則恭順無缺出治

朝廷之事則威柄不分此乃大舜武王之所謂孝也臣願陛下如瓘之言以事其親則内侵外治之患庶乎他日可以免矣陛下踐祚之日即以收召人物諭臣及召命之出莫非負天下物望者今在朝之士彬彬固多君子矣然臣嘗密察縉紳之間則多猜防顧忌之心無安舒閑雅之意蓋君臣之情未洽而邪正之路未分陛下信重君子之意未孚於人而昵比小人之跡已見於外君子告陛下之言小人或得與聞而小人誤陛下之意

君子或不能知正道恐消邪道恐長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當六七月之間淮浙大旱剽掠之徒所至蝟集令雖小弭然飢寒漸近雖朝廷多方軫卹而州縣在在無米失今不圖向後盜賊安保其不作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湖南蠻獠今年侵擾內地已費調護粗得平帖似聞敵人復求疵於言語文移之間我方內虞饑饉之迫豈可外有兵革之釁備禦之策茫如捕風此亦未免動陰勝之應也淫雨為災應或在是臣素無學術不

善推步因災求類以薦所聞願陛下思所以致災之由求所以弭災之道事事責實不以虛文大要君臣之間各自反已則轉災為福反沴為祥直反掌之易耳唯陛下留神念之臣以使事在途輒因詔書驛置以聞言語狂妄甘俟顯戮

慶元中大旱下詔求言知贛州興國縣莊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願陛下體

陽剛之德使後宮戚里內省黃門思不出位此抑陰助陽之術也

權禮部侍郎兼侍講許奕亦應詔上言曰國家當以實意行實政活民于死不可責償于禱祠之間而已也蝗至都城然後下禮寺講酺祭孰非王土顧及境而懼偶不至輦下則終不以為災乎又曰權臣之誅也下至閭巷讙聲如雷蓋更化之初人有厚望久而無以相遠也此謗讟之所從生又曰內降非盛世事也王瓘進狀不

實而經營以求倖免裴伸何人驟為帶御器械時應詔者甚衆奕言最為剴切

國子博士張虙亦應詔上疏曰上天之心即我祖宗之心數年以來蓋有為祖宗所不敢為者凡祖宗之時幾舉而不遂已行而復寢始以人言而從終以國體而回者今皆處之以不疑矣凡祖宗長慮卻顧所以銷惡運遏亂原兢兢相與守之者皆變於目前利便快意之謀矣議者惟知衰靡之俗不可不振起也圮壞之風不可

不整刷也抑不知振起整刷之術最難施於衰靡圮壞之後何者元氣已傷而不可再擾人心方蘇而不可駭動也且造楮初欲便民朝廷既以一切之政驗其聽復以一定之價廹之從郡縣之間遂騷然矣監司郡守老成遲鈍者悉屏而不用而取夫新進喜功名者為之見事則風生臨事則痛快事未果集而根本已朘國未有益而民生已困矣凡此皆有累於祖宗仁厚之德此旱勢之所以彌甚也

歴代名臣奏議卷三百八